聖學宗傳

聖學宗傳卷之十四

東越 周汝登編測 王繼晃
陶望齡訂正 王繼[illegible] 參閱

錢德洪

錢德洪字洪甫初名寬後改今名號緒山王文成公同邑人弘治丙辰生弱冠傳綜朱氏之學久之讀傳習録與所學未契疑之及文成平宸濠歸越往師事焉率諸友七十餘人闢龍泉中天閣請文成升座開講首以所學請正文成曰

觀是何人理非外得知乃德性之知是爲良知而非知識也良知至微而顯故知微可與入德唐虞授受只是指點得一微字中庸不覩不聞以至無聲無臭中間只是發明得一微字衆聞之躍然如大夢得醒緒山倡之也緒山篤信其師學父悳曰爾固得所師矣知妨試事何對曰男聞教以來心日開朗科第逼予則有之入試胡慮哉明年嘉靖壬午舉於鄉方文成返越惟緒山與龍谿兩人最先及門戴玉臺巾服小中

衣睢睢相依咸共訕誹指爲異言異服兩人毅然弗顧也時師門來學者衆咸集館下文成各以資之所近分送兩人會下使滌其舊見迎其新機然後歸之師以要其成衆中推爲教授師丙戌與龍谿同舉南宮不就廷試而歸文成迎會笑曰吾設教以待四方英賢譬之市肆主人開行以集四方之貨奇貨既歸百貨將日積主人可無乏之行之歎矣自是四方來學者日益雲集或默究或行歌或群居誦讀或列坐講解而

緒山與龍谿往來叅究一提師門宗旨歸之自得翕然有風動之機丁亥與龍谿證道於天泉橋戊子冬方治裝北發途聞師變往迎喪至廣信且馳書於父具陳先生師教願爲服喪父曰吾貧冀祿養豈忍以貧故俾兒薄其師耶許之後師喪歸越權貴忌嫉文成德業之盛有司默承風旨媒孽其家鄉之惡少將不利於嗣子內訌外侮並作緒山與龍谿相與保孤寧家日夕不相離且築室於塲妥綏靈爽約同志數人輪

守文成廬室以備不虞暇則與四方同志往來
聚會以廣師門遺教壬辰與龍谿同北行終試
事觀政吏曹時與臺諫部院諸同志舉月會商
究舊學動以數十舊會以官爲序緒山與龍谿
告衆曰同志爲道而來須以齒序爲宜衆貝然
至今相會以齒二人倡之也未幾以親老便養
告就蘇學教授至則定祀典申學規日坐道山
亭開講吳士翕然而興謂有東魯沂水遺風乙
未丁內艱歸修復中天閣之會服闋補監丞尋

陞刑部主事時欽大理丞林文選春與緒山善欲以擢授曰一見執政可得也緒山笑而却之循例陞刑部員外郎以奉法忤　旨被逮下詔獄身嬰三木日與趙都督楊御史讀書談道又爲趙講易每賡歌以發幽思癸卯放歸農緒山之學得諸生死真境中益覺自信獄中嘗書示龍谿曰上天爲我設此法象本來真性不容絲毫掛帶乃知平時學問大未得力古人處動忍而獲增益不知增益者何物減削則已盡矣

緒山生還拜父膝下恍若隔世已承懽良久始宅父憂月後益切切以取友論學爲事江淛宣歙楚廣會城名區皆有講舍書院隨地結會咸設皐比以待文成年譜三紀未就緒山實成之年七十作顧閑踈馳告四方自是不復遠游相期洞志春秋會于天眞因爲湖上浹旬遊處共証交修甲戌年竟卒于湖上之表忠觀其先祠也年七十九　師門嘗以虛寂之旨立教聞者闢然指爲佛學公曰變動周流虛以適變無思無

爲寂以通感大易之訓也自聖學衰而微言絶學者執於典要泥於思爲變動感通之旨遂亡彼佛氏者乘其衰而入即吾儒之精髓用之以主持世教爲吾儒者僅僅自守徒欲以虛聲拒之不足以服其心言及虛寂反從而避忌之不知此原是吾儒家常茶飯淪落失傳以至此耳譬之東晋南宋之君不能爲王偏守一隅其將中原讓歸夷狄不復敢與之抗言及恢復之計者群然目以爲迂亦可哀已　吾人與萬物混

處于天地之中其能以宰乎天地萬物者非吾心乎何也天地萬物有聲矣而爲之辨其聲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色矣而爲之辨其色者者誰與天地萬物有味也而爲之辨其味者誰歟天地萬物有變化也而神明其變化者誰歟是天地萬物之聲非聲也由吾心聽斯有聲也天地萬物之色非色也由吾心視斯有色也天地萬物之味非味也由吾心嘗斯有味也天地萬物之變化非變化也由吾心神明之斯有變化也

然則天地也萬物也非吾心則弗靈矣吾心之靈毀則聲色味變化不得而見矣聲色味變化不可見則天地萬物亦幾乎息矣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萬物之靈也所以主宰乎天地萬物者也吾心爲天地萬物之靈者非吾獨能靈之也吾一人之視其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目者同是明也一人之聽其聲若是矣凡天下之有耳者同是聰也一人之嘗其味若是矣凡天下之有口者同是嗜也一人之思慮其變化若是矣

凡天下之有心知者同是神明也非徒天下爲然也凡前乎千百世已上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無弗同也後乎千百世已下其耳目同其口同其心知同亦無弗同也然則明非吾之目也天視之也聰非吾之耳也天聽之也嗜非吾之口也天嘗之也變化非吾之心知也天神明之也故目以天視則盡乎明矣耳以天聽則竭乎聰矣口以天嘗則不爽乎嗜矣思慮以天動則通乎神明矣天作之天成之不參以人是

之謂天能是之謂天地萬物之靈吾心爲天地
萬物之靈惟聖人爲能全之聖人之全之也全
夫人之所同聖人之視色與吾目同矣而其目
能不引於色者率天視也聖人之聽聲與吾耳
同矣而耳能不蔽於聲者率天聽也聖人之嗜
味與吾口同矣而口能不爽於味者率天嘗也
聖人之思慮與吾心知同矣而心不亂于思慮
者通神明也吾而目不引于色以全吾明焉與
聖人同其視也吾耳不蔽于聲以全吾聰焉與

聖人同其聽也吾口不爽于味以全吾嗜焉與聖人同其嘗也吾心知不亂于思慮以全吾神明焉與聖人同其變化也故曰聖人可學而至謂吾心之靈與聖人同也然則非學聖人也能自率吾天也吾心之靈與聖人同聖人能全之學者求全焉然則何以為功耶有要焉不可以支求也吾目蔽于色矣而後求去焉非所以全明也吾耳蔽于聲矣而後求克焉非所以全聰也吾口爽于味矣而後求復焉非所以全嗜也

吾心知亂于思慮矣而後求止焉非所以全神明也靈也者心之本體也性之德也百體之會也徹動靜通物我亘古今無時乎弗靈無時乎或間者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皆自率是靈焉已矣其功雖不同其靈未嘗不一也吾率吾靈而發之于目焉自辨乎色而不引乎色所以全明也發之于耳焉自辨乎聲而不蔽乎聲所以全聰也發之于口焉自辨乎味而不爽乎味所以全嗜也發之於思慮焉自

感萬應不動聲臭而其靈常寂大者立而百體通所以全神明也是之謂天成是之謂致知之學人之心體一也指名曰善可也曰至善無惡亦可也曰無善無惡亦可也曰善曰至善人皆信而無疑又爲無善無惡者何也至善之體惡固非其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至善之體虛靈也耶目之明耳之聰也虛靈之體不可有乎善耶明之不可有乎色聰之不可有乎聲也目無色故能盡萬物之色耳無聲故能盡萬物之

聲心無善故能盡天下萬事之善今之論至善
者乃索之於事事物物之中先求其所謂定理
者以爲應事宰物之則是虛靈之內先有乎善
也虛靈之內先有乎善是耳未聽而先有乎聲
目未視而先有乎色塞其聰明之用而窒其虛
靈之體非至善之謂矣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
有怵惕惻隱之心怵惕惻隱是謂善矣然未見
孺子之前先加講求之功預有此善以爲之則
抑虛靈觸發其機自不容已耶目患不能與

不患有色不能辨耳患不能聰不患有聲不能聞心患不能虛不患有感不能應虛則靈靈則因應無方萬感萬應萬應俱寂是無應非善而實未嘗有乎善也赤子匍匐將入井自聖人與塗人並而視之其所謂怵惕惻隱者聖人不能加而塗人未嘗減也但塗人擬議于乍見之後已洊入于納交要譽之私矣然則乍見之發豈非生于不識不知之中而洊入之私豈非蔽于擬議之後耶然則塗人之學聖人也果憂怵惕

惻隱之不足耶抑去其蔽以還其乍見之初心也凡人心之有皆私也不但邪思惡念雖至美之念先横于中積而不化已落將迎意必之私而非時止時行之用矣故自惻隱以保四海自孩提以達天下自赤子以至大人實無俟取足于外而本來眞體渾然全具學問之功雖自人一以至巳百人十以至巳千亦不過反其初焉已矣眞體之上固未嘗有所增益也後之學聖人者不思反復其初而但恐吾心之聰明不足

以盡聖人之知見倀倀焉求索于外假借影響測億之似自信以爲吾心之真得是睽其目以擬天下之色塞其耳以億天下之聲影響測億之似拘執固滯之迹適足以塞吾虛靈之真體礙吾順應之妙用其去至善也益遠矣衡能一天下之輕重而不可加以銖兩之積鑑能别天下之妍媸而不可留夫一物之形心能盡天下之善而不可存乎一善之迹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𧄍霾絪緼何物不有而未嘗一物

爲太虛之有故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明自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而歲自成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自生故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夫旣曰百慮則所謂何思何慮者非絕去思慮之謂也千思萬慮而一順乎不識不知之則無逆吾明覺自然之體是千思萬慮謂之何思何慮也此心不有乎善是至善之極謂之無善也故先師曰無

善無惡者心之體至善本體本來如是未嘗有所私意撰詭其間也　學問須從頭腦上究極如舉網得綱挈之自易良知者事物之綱也良知是天命之性性體流行通徹無間機不容已發於目爲明發於耳爲聰發於口爲又發於四肢爲禮發於心思爲變化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不學不慮而天則自顯徹內徹外而內外無間本來至善故無善可有本來無惡故無惡可除此造化之真機聖德之正位也達之家國天下

而無不同質之前聖後聖而無不合範圍天地終始萬物一致知而天下之能事畢矣　問至誠無息先生曰中庸言至誠與天地相配汝能合下承當否對曰不能曰何謂不能曰吾身渺然與天地參每思至此心便惘然故不敢承當先生又顧座中諸友曰諸君俱能承當否衆起對曰不能先生歎曰天地之道為物不貳人心至誠又與天地奚二曰人能終天地之功理誠有之但恐須聖人在天子之位先生曰學者小

視其心自喪其真耳目試言之爾目盡萬物之色目之明與天地有窮盡否耳盡萬物之聲耳之聰與天地有窮盡否心思盡天地古今之變爾之智慧與天地古今有窮盡否人特自間于形體與天地不相似耳曰闇教至此所患不誠耳至誠功業配天地此亦理之常耳先生曰以功業論配天地是尚以成功而言未究天人之原也曰何謂天人之原先生曰古人說配天配命合德合明以此合彼尚猶二之其實人與天

地一也吾心靈明爲天地主宰天地無吾心則地不見其博厚矣天不見其高明矣古今不見其悠久矣而天地亦幾乎息矣諸君自盡求誠之功又何疑于配天配地乎　問知止曰此知不由言詮可入不由思索可得須是自心自証知得止時此心已是止了此心從無始中來原是止的雖千思百慮只是天機自然萬感萬應原來本體常寂只爲吾人自有知識以來自作知見自作障擾始不得止今既信良知須將此

等齊心一齊放下不容絲髮牽掛始信得本來自性原是如此定靜安慮一齊具足矣　汝禮自嘆平日多過先生曰只要立得眞意一念眞時便是超凡入聖矣已往過失不須更掛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此念原無前後一是卽是一非卽非討前論後總非當下得手功夫　諸生侍宿雞鳴而醒起坐先生問曰醒來意思如何一友對曰此時景象難言曰此着景象矣一友言夢中亦知恐惕先生曰此是說夢

矣一友言醒來多念屏除不去安得使之澄然
無事曰此念與心鬬矣未達請問先生曰須是
認得良知面目若不曾認得良知只於一切念
上屏絕是心與念鬬時起時反覆無窮已良知
原是生生不息思念焉可屏絕屏絕念頭只認
虛寂爲本體是着虛寂[illegible]不覺直言夢是着
夢境　聖人千言萬語只要人自得本性非以
益人知見也縱使字字體悟有得于心住於見
者見即爲障縱不住見以見入者以見得其

本體猶隔一層矣性上豈容加一字　問人之而靜初念最善動而後有不善良知隨覺隨消固是格致而保任此念無有動處曰著曰察亦格致也如何曰此是有意求靜執知見爲保任非格致實功也致知之功只從見在心體上取證心體自能無欲不必言靜自無不靜不必言初念自無初無終不必言著察自誠之不可掩

問功夫在良知上用如主人翁端拱中堂有賊郎覺是否曰賊亦只是主人翁自做　問良

知不假於見聞故致知之功從不覩不聞而入但纔說不覩不聞即着不覩不聞之見矣今不着此見只念念在良知上精察使是是非非無容毫髮欺蔽是否先生默而不應明日又問致知之功須究透全體不專在一念一事之間但除却一念一事又更無全體可透如何先生默而不應明日又問默體良知廣大高明原無妄念可去纔有妄念可去已是失却廣大高明之體矣今只提醒本體群妄自消如何先生又默

而不應問者固請先生曰功夫畧見端倪正用力必求此心真信真悟纔着分解即已淺矣

問心體多往來起伏何如曰只是未信良知良知時止時行此體常寂有何往來起伏

明每念覺處常疑未是真體纔見得又恐不能保守曰你見明目者視色還自疑非真否又怕此明不能保否

問操則存心有出入如何操得曰只這一操字幾千百年說不明矣識得出入無時是心操之之功始有下落操如操舟之操

操舟之妙在舵舵不是死操得操掌必要坐作進退如法操國柄必要運轉得天下今要操心却只把持一箇死寂如何謂之操　問此心未能神觸神應何如曰良知精明神觸神應百姓與聖人同何待求能　問學問須要超脫曰汝之所謂超脫只是心不掛事却遇事便不耐心我說超脫異乎是目不累色便是目之超脫耳不累聲便是耳之超脫心不累私便是心之超脫非是離却事物以爲超脫也　問學問在人

情物理上做能於人情無拂便是工夫否曰只求不拂良知於人情自然通得若只求不拂人情便是狥人忘己　問感人不動何如曰纔說感人便不是了聖學只是正己而物自正文王名封不曰感而曰咸取其無心也若著一毫感人意思便是有心便是憧憧往來　問順境逆境曰眼前所遇何爲順逆順逆俱從心生農夫耕田遇雨便喜若行路遇雨便不悅矣心有意必何處非逆　問鄉愿閹然媚世孟子從何處

勘破曰從他譏狂狷之言見之狂者行不掩言正與他忠信廉潔相反狷者不屑不潔正與他同流合汙相反鄉愿看得其道最大忠信廉潔以立巳同流合汙以允合衆故君子小人無處不合故自以爲是但狂狷學問雖未透本根不壞故可與裁鄉愿却攙入世俗心腸雖忠信廉潔只是要人稱好將本根巳揠拔壞了故曰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問家有父兄宗黨見義當爲而衆情未協若同衆則徇俗違衆則傷情如何

曰此只在良知上看良知自能委曲可同則同之不可同則違之此亦不在事上良知自能盡人之性　先生講易至悔吝者憂虞之象也乃慨然示衆曰學者功夫不得伶俐直截只爲一虞字作祟耳問曰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姑自虞度此或無害於理否曰只此一虞便是致吝之端良知明時本是吉之先見一虞便自吉而向吝矣誠可懼也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言循循者循其見之所及未嘗

過爲一言以起人之眩惑也言善誘者知夫子之言皆非眞也誘我入也非特夫子之言非眞也雖六經千聖之言皆非眞也何也得者眞而言非眞也筌蹄可以得魚兎魚兎眞而筌蹄非眞也然得因失而後名原其自性本然則得亦無得是得亦非眞而無所得之爲眞也　誠意之功毋自欺而已矣毋自欺之功復得良知本然之體而已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者此指出良知不欺之體以示人也致知之功在好惡上

故曰致知在格物離郤好惡更無致知之功矣

故大學誠意章指出好惡二字正心章忿懥好樂恐懼憂患亦只一好惡修身章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亦只一好惡治國章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亦只一好惡平天下章所惡于上下前後左右亦只一好惡好惡一正而物無不格身心國家天下之理一歸于正矣　至善者吾心之本體也即所謂良知也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物只一物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者只一

功也　教與學只是一事我誠心爲善人自起同善之心則教亦行乎其中矣要人爲善誠心委曲以導之則學亦在其中矣今人只要求責於人不知未能寡人之過而反益巳之過　今之講學與學校之士言曰吾有舉業未暇及也與縉紳之士言曰吾有簿書未暇及也與鄉居之士言曰吾有家務未暇及也然則何時而後可以講學耶必去舉業去簿書去家務而後可以講學須是出家爲釋子道流然釋子道流亦

未嘗無事天下安得無事之人與之論學必無事之人而後可與論學然則所學者竟何事耶

王畿

王畿字汝中山陰人稱龍谿先生弘治戊午生正德嘉靖間王文成公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爲宗郡之士駴而不信至相與盟曰敢或黨新說共黜之龍谿君不聞也者首往受業焉龍谿固以高才弱冠領鄉薦士望之爲去就及是以所

聞出爲諸士言士始悟舊習之支離願從者日衆嘉靖癸未試禮部不第歎曰學貴自得吾向僅解悟耳立取京兆所給路券焚而歸卒業於師門師爲治靜室居之踰年大悟盡契師旨故其言曰我是師門一唯參又曰致良知三字及門者誰不聞惟我信得及丙戌復當會試文成命龍谿往不答文成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顧吾之學疑信者猶半而吾及門之士朴厚者未盡通解穎慧者未盡敦毅能闡明之者無踰子

今當覲試仕士咸集于其往焉龍谿曰諸
大舟聚諸同志以行其在途自良知外口無[illegible]
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録外手無別檢間有及時
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門歐陽南野宗伯覲
水洲諫議王瑤湖憲伯泊郡縣入覲諸同志爭
迎龍谿與相辨証大爲推服入塲屋所爲文直
寫已見不數數顧時式頗有識者謂此非可以
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第而同門緒山錢公亦
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喜學龍谿語緒山曰此

非吾輩仕時也不就　廷試而還文成見而喜之後師門來學者衆文成不能徧指授則屬龍谿與緒山分教之而龍谿所與起爲多文成論學每提四句爲教法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學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緒山謂此是師門定本一毫不可更易龍谿謂夫子立教隨時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機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

無善無惡之意知卽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卽是無善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應圓無知之知則體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應其機自不容已無善可名惡固本無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著於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著於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緒山

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龍谿曰學須自證自悟不從人腳跟轉若執着師門權法以爲定本未免滯於言銓亦非善學也時文成將有兩廣之行緒山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何以同人盍相與就正文成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文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此兩種四無之說爲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說爲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心體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

一了百當即本體便是工夫易簡直截更無剩欠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嘗悟得本體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漸入悟從有以歸於無復還本體及其成功一也世間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久欲發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傳

心秘藏顔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旣以説破亦是天機該發泄時豈容復秘然此中不可執着若執四無之見不通得衆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無從接授若執四有之見認定意是有善有惡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亦無從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輕以示人槩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卻須進此

一格始爲玄通德洪資性沉毅汝中資性明
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
教法上下皆通始爲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
泉証悟之論道脉始歸於一云文成發舟龍谿
與緒山追送嚴灘復扣問玄旨文成舉佛家實
相幻相之說詔之龍谿從旁語曰心非有非無
相非實非幻纔著有無實幻便落斷常辟之弄
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文成亟俞之
文成至洪都鄒司成東郭暨水洲南野率同門

三百餘人來謁請益文成語之曰軍旅匆匆從何處説起吾有向上一機久未敢發以待諸君自悟近被王汝中拈出亦是天機該發泄時吾雖出山汝中與四方同志相守洞中究竟此件事諸君只裹糧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証也明年文成平思田歸卒於南安龍谿方偕緒山赴廷試因文成歸渡江復返迎至嚴灘聞訃與緒山議服制緒山以爲父毋在麻衣布絰弗敢加焉龍谿請服斬衰以從於是共奔至廣信成喪

扶襯歸越經紀喪事築場廬墓心喪三年時文成嗣子孤弱且内外忌毀交搆悍宗豪僕窺覘爲奸危疑萬狀龍谿極力擁護謀托孤於黃尚書綰結婚定盟又之乃定人稱龍谿懐嬰杵之義報父師之恩爲不淺然而謗訕叢積大都由此起矣建天真書院於會城肖文成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之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論及門私淑齊以期集祭畢分席講堂呈所見於龍谿取正焉歲壬辰龍谿始赴　廷對相國張

永嘉公乎敬聞龍谿名欲引置一甲不應開吉士選又欲引之又不應又開科道選必欲引之終不應永嘉以此益重之卒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歸病痊時相夏貴溪公言議選宮僚其壻吳儀制春龍谿門人也首以龍谿薦貴溪曰吾亦聞之但恐爲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龍谿謝曰補宮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貴溪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若負道學名其視我輩爲何如人遂大不懌會三殿災　詔求直言六科疏薦王

識學有淵源宜刻清班備顧問輔養聖德因票旨詆爲僞學而取薦者吏科都給事戚賢官龍谿時爲南武選郎中再疏乞休銓司報與告歸踰年以大察去故龍谿名雖高仕乃竟不達然終不以是動其心而益孳孳以講學淑人爲務歐陽公德居禮部唐公順之撫淮揚時俱欲薦疏引用龍谿聞而止之龍谿嘗謂天下無不可與之人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都及吳楚閩粤皆有講舍江浙爲尤盛會常數百人龍谿年八

十猶不厭出游有止之者輒對曰不肯豈真好勞但念時常處家與親朋相燕昵與妻奴佃僕相比狎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因有牽制其命而不自覺者絕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士夫交承并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夕聚處專幹辦此一事非惟閑思妄念無從而生雖世情俗態亦無從而入蓋欲究極自己性命自然不得不與同志相切劘若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欲與共了性命則是衆公

中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又曰不肖百念已灰而耿耿苦心不容自已者有二師門晚年宗說非敢謂已有所得幸有所聞心之精微口不能宣常年出遊雖以求益於四方亦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證明領受衍此一脉天壤悠悠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於秦火鑿於訓詁淆於後儒之臆測附會道晦學荒蓋千百年於茲矣我先師首倡良知之旨一洗支離之習以會歸於一千聖學脉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叅

侍謬承受記時舉六經疑義扣請印証面相指
授欣然若有契於心儀刑雖遠謦欬尚存稽諸
遺編所可徵者十纔一二衰年日力有限若復
秘而不傳後將復悔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偕志
友數輩相與辯析折衷閒舉所聞大旨與義編
摩纂輯勒爲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於無窮
豈惟道脉足徵亦將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知
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庚午遭回
禄作自訟長語日修行無力被鬼神覰破以致

於此更復何言不肖妄意聖修之學自叔齋
四五十年出處閒忙未嘗不以聚友講學爲事
自今思之果能徹骨徹髓表裡昭明如咸池之
浴日無復世情陰靄間雜障翳否乎大庭廣衆
之中輯柔似矣果能嚴于屋漏無愧於神明否
乎又曰聖學根於所性雖不從禍福起因而亦
未嘗外於禍福禍福者善惡之徵善惡者禍福
之招自然之感應也聖賢之處禍福與常人同
而認禍福與常人異常人以富壽爲福以貧夭

為禍以生為福以死為禍聖賢推反諸一念以為吉凶念苟善雖顏之貧夭仁人之殺身亦謂之福念苟惡雖蹠之富壽小人之全生亦謂之禍非可以常情例論也良知無善無惡謂之至善良知知善知惡謂之真知無善惡則無禍福知善惡則知禍福無禍福是謂與天為徒所以通神明之德也知禍福是謂與人為徒所以類萬物之情也天人之際其機甚微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

癸噫安得玄機之士相與論禍福也哉龍谿書
自贊其像曰行已若汙若潔聞道若存若亡洞
照千古而不踰咫尺俯視萬物而不異尋常替
而若見發而若藏幾希乎一息千里而忘其粃
壯驪黃癸未卒年八十六 先生語云此學全
在悟悟門不開無以徵學然悟不可以言思期
必而得悟有頓漸修亦有頓漸著一漸字固是
放寬著一頓字亦是期必放寬便近於忘期必
又近於助要之皆任識神作用有作有止有任

有疵未離生死窠臼　人生只有這些子不論隱顯聚散順逆隨身幹辦只有此件事古云蓬萊無多路只在拄杖前非寓言也　此件事是吾人隨身資糧不可一時不究察不得其機不入其竅雖終日檢點矜持只成義襲之學且如司馬君實平生無妄語心事可質神明名重四夷豈非世間豪傑之士但一念入微未得穩貼毋亦於心時常念個中字未免又為中所纏縛棋擬玄作潛虛只是繫心之法以其未得機竅

也人心本虛本有未發之中若悟得時中不待念慮不待潛反身而求無不具足是謂集義所生孔孟家法也此件事須心肯意肯自證自悟直下承當若待呼始上船已隔幾重公案　人生只有這件事凡生時不曾帶得來死時不曾帶得去的皆不須一毫著念認為已物方是超物外　吾人此生原只有這件事但世人凡緣染重外境累深未免將自已精神向外馳求漏泄反把這件事作第二義看擱有覺破其弊欲

與收攝自爲主張者又未免從意見好名色上扭捏轉移不肯專專向一念上求生死下落是與終日馳求者雖稍不同其爲不得真性流行則一而已　此件事無氣魄可藉泊無才能可倚靠亦無道理可商量只從一念入微神感神應時時見有過可改時時見有善可遷便是入聖真血脈路所謂講之以身心非徒口耳傳述已也　有求爲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者學爲聖人也考諸古聖賢諸先覺乃學之不容

己者然苟無求為聖人之志則所質者何

考者何事終亦歸於泛濫無成而已吾人為聖人之志不真只着起因何如起因時從功利夾帶將去到底脫不得功利起因時從見解承接過來到底脫不得見解若起因時念念只是學聖人敵體承當徹首徹尾更無二者之雜方是真志然聖人往矣人人有箇聖人一念良知不容毀滅便是聖人真面目致此良知潔潔淨淨不為功利所滑擾不為見解所湊泊便是學聖

人真功夫考三王俟後聖而不謬不惑信諸此
而已六經註我而不以我註六經証諸此而已
舍此皆是私智詖行小成之學君子不貴也故
曰千古聖人只有這些子人生一世只有這件
事世之所謂豪傑蹈繩守墨不敢越尺寸檢點
形迹持循格套趨避毀譽不使少有破綻自信
以爲完行矣不知正墮在鄉黨自好窠臼裏殊
不自覺也若是出世間大豪傑會須自信本心
以直而動變化云爲自有天則無形迹可拘無

格套可泥無毀譽可顧不屑屑於繩墨而自無所踰縱有破綻乃其賤屑未純原非心病所謂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胸中光明特達無些子滯礙始是入聖眞血脉路　教人須識當下本體更無要於此者雖然這些子如空中鳥跡如水中月影若有若無若沉若浮擬議即乖趨向轉背神機妙應當體本空從何處去識他於此得箇悟入方是無形象中眞面目不着纖毫力中大着力處也　如鷄抱卵先正嘗

有是言然必卵中原有一點眞陽種子方抱得成若是無陽之卵抱之雖勤終成假卵學者須識得眞種子方不枉費工夫全體精神只是保護得非能以其精神助益之也　此件事已知認眞不肯放手不肯歇手但入微一路尚須有商量吾人在世所保者名節所重者道誼若為名節所管攝道誼所拘持便非天游便非獨往獨來大豪傑吾人惟不能自信未得箇悟入處所以未免傍人門戶終日不放手不歇手亦只

是世法修行懸崖撒手終是承當未得在　良知本無知如鳶之飛魚之躍莫知其然而然即此便是必有事即此便是入聖之機精彩無可逞處氣魄無可用處知識無可湊泊處略涉精彩氣魄知識商量便非無聲無臭宗旨此是學術毫釐之辨吾人終日操持懸崖放不得手只是少此一悟或以爲要妙或以爲荒唐在知道者默而存之可也　才有執着終成管帶且道孩提精神曾有着到也無鳶之飛魚之躍曾有

嘗帶也無驪龍護珠終有珠在以手持物終日握固會有放時不執捉而自固乃忘於手者也惟無可忘而忘故不待存而存此可以自悟矣

吾人所以與道相遠只此機巧伎倆作祟且道赤子喜便喜啼便啼行便行坐便坐轉處未嘗留情曾有機巧否曾有伎倆否　悟得自已只有一點靈光是從生帶來的雖男女至親一些子靠不著況身外種種浮浪長物尚可藉以欺人耶古人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眼前且道

放不下的是何物吾人只在世間討箇畧行名色將一種好意見揀此好題目做包裹周旋討此便宜挨過歲月亦是結果了一生若要做箇千古真豪傑會須撤翻羅籠掃空窠臼徹內徹外徹骨徹髓潔潔淨淨無此覆藏無此陪奉方有個宇泰收功之期　千古聖學只從一念靈明識取只此此便是入聖真脈路當下保此一念靈明便是學以此觸發感通便是教隨事不昧此一念靈明謂之格物不欺此一念靈明謂之

誠意一念廓然無有一毫固必之私謂之正心直造先天羲皇更無別路此是易簡直截根源知此謂之知道見此謂之見易千聖之秘藏也

先師首揭良知之教以覺天下學者靡然宗之此道似大明於世凡在同門得於見聞之所及者雖良知宗說不敢有違未免各以其性之所近擬議攙和紛成異見有謂良知非覺照須本於歸寂而始得如鏡之照物明體寂然而妍媸自辨滯於照則明反眩矣有謂良知無見成

由於修証而始全如金之在鑛非火符鍛鍊則金不可得而成也有謂良知是從已發立教非未發無知之本旨有謂良知本來無欲直心以動無不是道不待復加銷欲之功有謂學有主宰有流行主宰所以立性流行所以立命而以良知分體用有謂學貴循序求之有本末得之無內外而以致知別始終此皆論學同異之見差若毫釐而其謬乃至千里不容以不辨者也寂者心之本體寂以照為用守其空知而遺照

是乖其中也見入井之孺子而惻隱見嘑蹴之食而羞惡仁義之心本來完足感觸神應不學而能也若謂良知由修而後全撓其體也良知原是未發之中無知而無不知若良知之前復求未發即為沉空之見矣古今立教原為有欲設銷欲正所以復還無欲之體非有所加也主宰即流行之體流行即主宰之用體用一原不可得而分分則離矣所求即得之之因所得即求之之証始終一貫不可得而別別則支矣

良知是造化之精靈吾人當以造化爲學造者自無而顯於有化者自有而歸於無不造則化之源息不化則造之機滯吾之精靈生天生地生萬物而天地萬物復歸於無無時不造無時不化未嘗有一息之停自元會運世以至於食息微眇莫不皆然如此則造化在吾手而吾致知之功自不容已矣　良知是天然靈竅變動周流不爲典要覿面相呈語默難該聲色不到雖日事事上明物物上顯爭奈取捨些子不得

然此不是玄思極想推測得來須辨箇必爲聖人之志從一點靈竅實落致將去隨事隨物不要蔽昧久久純熟自有覿面相呈時在不求其悟而自悟也　良知不學不慮終日學只是復他不學之體終日慮只是復他不慮之體無工夫中眞工夫非有所加也工夫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盡便是聖人後世學術正是添的勾當所以終日勤勞更益其病果能一念惺然冷然自然窮其用處了不可得此便是究竟語

良知之與知識差若毫釐究實千里不可以不早辨也若良知之前別求未發即是二乘沉空之學良知之外別求已發即是世儒依識之學或攝感以歸寂或緣寂以起感受症雖若不同其為未得良知之宗則一而已　良知在人百姓之日用同於聖人之成能原不容以人為加損而後全乞人與行道之人怵惕羞惡之形乃其天機之神應原無俟於收攝保聚而後有此聖學之脉也雖堯舜之生知安行其焦勞怨慕

未嘗不加困勉之功愚夫愚婦其感觸神應亦是生知安行之本體善學者求所以自得焉可也

萬物皆備於我非意之也吾之目遇色自能辨青黃是萬物之色備於目也吾之耳遇聲自能辨清濁是萬物之聲備於耳也吾心之良知遇父自能知孝遇兄自能知弟遇君上自能知敬遇孺子入井自能知怵惕遇堂下之牛自能知觳觫推之為五常擴之為百行萬物之變不可勝窮無不有以應之是萬物之變備於吾

之良知也夫目之能備五色耳之能備五聲良知之能備萬物之變以其虛也致虛則自無物欲之間吾之良知自與萬物相爲流通而無所凝滯故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是其學雖有仁恕之分其求復吾之虛體則一而已此千聖學脉也後之儒者不能自信其心反疑良知涉虛不足以備萬物先取古人孝弟愛敬五常百行之迹指爲典要揣摩依彷執之以爲應物之則而不復知有變動周流

之義是疑目之不能辨五色而先塗之以丹臒
耳之不能辨五聲而先聒之以宮羽豈惟失却
視聽之用而且汩其聰明之體其不至於聾且
瞶者幾希矣　爲學貴於專一人之根器不同
聖賢立教輕重淺深豈能一律齊得然其要使
之歸於一路而已纔有別路可走即是支離之
學　學問乃見在實踐不論閒忙無非用力之
地若外見在別有問學所問所學又何事耶
道不可須臾離故學亦不可須臾離無大小無

常變無隱顯語默與居瞬息動靜無不是學故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違是違箇恁麽造次必
於是顛沛必於是是必有所指學者要思得之
見在一念無將迎無任着天機常活便是了當
千百年事業更無剩欠故曰一念萬年　見在
行持已知不落格套但云見在良知必待修證
而後可與堯舜相對不信得當下具足到底未
瑩欲懲學者不用工夫之病并其本體而疑之
矯枉之過也這些子千古學術主腦毫釐之辨

關涉不小　褒然聚於一堂神肅氣冲揖讓酬獻笑語周旋秩然皆中於度無過可舉只此是學使平時感應皆如今日勿以凡心習氣乘之便可以證聖功不但寡過而已若於此復欲有言非贅則狂

顏子一生好學只有不遷怒不貳過六箇字此是孔門第一等學術遷與止對貳與一對顏子之心常止故能不遷常一故能不貳所謂未發之中也若如後儒所解原憲以下諸人皆能之何以謂之絕學

令心爲念念

者見在心也吾人終日應酬不離見在千緒
端皆此一念爲之主宰念歸於一精神自不至
流散如馬之有轡領操縱緩急自中其節也如
水之有源其出無窮也聖狂之分無他只在一
念克與妄之間而已一念明定便是緝熙之學
一念者無念也卽念而離念也故君子之學以
無念爲宗然此非見解所能億測氣魄所能承
當須時時從一念入微歸根反証不作些子漏
泄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事時主宰嘗寂自不

至逐物無事時主宰常惺自不至著空時時習靜察識端倪泠然自照自然暢達自然充周譬之懸鏡空中萬象畢照而無一物能爲障礙纔欲覓靜謂之守靜塵非真靜也此中人以上境界非一蹴所能至舍此亦無别路譬之學射引滿中的射之法也到得熟後境界自别若變其彀率則非善教矣　嗜欲深痼割情極難若非極下苦功令本心時時作得主宰未有不以從欲爲自然者孔子年七十方能從心所欲不踰

得吾人豈可容易放過然此却非禁絕所能制
須信本心自有天則方爲主宰須信種種嗜慾
皆是本心變化之迹時時敵應不過其則方爲
煅煉若不信得這些子只在二見上湊泊支持
下苦工時便是有安排討見成時便成無忌憚
未免墮落兩邊其爲未得應手則一而已　中
間淺深難易生熟分限何啻什百然其求端用
力只有此一路辟之學字從寫做書以至於義
獻精神轉折萬萬不同然其布紙下筆同此一

晝但有巧拙生熟之分耳大抵敎行與悟入功夫須有辨自古豪傑而未至於聖人只少此一著耳若以虛見爲悟入何啻千里　人之有生死輪迴念與識爲之祟也念有往來念者二心之用或主善或主惡往來不常便是輪迴種子識有分别識者發智之神倏而起倏而滅起滅不停便是生死根因此是古今之通理亦便是見在之實事儒者以爲異端之學諱而不言亦見其惑也已夫念根於心至人無心則念息自

無輪廻識變爲知至人無知則識空自無生死爲凡夫言謂之有可也爲至人言謂之無可也道有便有道無便無有無相生以應於無窮非知道者何足以語此　天生吾人不徒浪生不徒浪死必須有箇安立處此是一生大主意主意既定精神命脉盡皆歸管從此一路作用發揮自愛自修自成自道無慊可遺無累可釋所謂貧賤患難無入而不自得也此得不從外來直須自信本心從無些子倚靠處確然立定脚

根始爲有用力處　生之有死如晝之有夜知晝則知夜非有二也於此參得透方爲盡性方爲立命方是入聖血脉路若不從一念微處徹底判決未免求助於外以爲賁飾雖使動業格天學蓋世揀盡世間好題目轉眼盡成空華與本來性命未有分毫交涉處也　夫古今之言志者大畧有三曰富貴功名道德約古今人品高下要無出於此者不可不辨也古之所謂道德者若孔顏思孟是也所謂功名者若僑向

奚蠡是也所謂富貴者君儀秦衍澤之徒是也三者所志不同而其所趨亦遠矣道德者至誠經綸而無所倚達乎天矣功名則務爲建立以其實心取必於期會而爵祿無以入其中富貴則察知利害之形役天下之諸侯有徒步而陟相位者意氣赫然震掉一世皆非苟然者也世降學絶聖賢不世出道德之風蓋亦邈矣下此而功名而富貴果能實心建立而忘爵祿乎果能明於利害而赫然震掉乎所趨既卑故所見

益陋依傍假借大抵名高而實下今之所謂道德者古之功名也今之所謂功名者古之富貴也今之所謂富貴而已者庸鄙褻竊自比於乞墦穿窬之類有儀秦所不屑爲者而甘爲之所趨蓋以下矣若此者其來有由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本原潛伏循習流注以密制其命雖豪傑有所不免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於此時而倡爲道德之説何異奏雅樂於鄭衛之墟亦見其難也已所幸靈知之在人心亘千百年而

未嘗亡故利欲騰沸之中而炯然不容昧者未嘗不存乎其間辟諸寶鼎之淪於重淵赤日之蔽於層雲而精華光耀初未嘗有所損汚也孟氏有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死生亦重矣而所欲所惡有甚焉者寧舍彼而取此信乎靈知之果未嘗亡也死生且然況身外之功名富貴而輕於生死者乎然而世以燕安失之者亦多矣善學者明於內外之故察於輕重之機識取夫炯然不容昧者而固守之以進於道

德之歸譬之探重淵而列鼎象披層雲而覩日光而功利之神奸魍魅自無所遯其形此端本澄源之功君子之辨志辨諸此而已矣　問狂狷鄉愿之辨先生曰狂者之意只是要做聖人其行有不掩雖是受病處然其心事光明超脫不作些子蓋藏迴護亦便是得力處若能克念時時嚴密得來即為中行矣狷者雖能謹守未辨得必做聖人之志以其知恥不苟可使激發開展以入於道故聖人思之若夫鄉愿不狂不

循初間亦是要學聖人只管學成彀套居之行之象了聖人忠信廉潔同流合汚不與世間立異象了聖人混俗包荒聖人則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尚有可非可刺鄉愿之善既足以媚君子於合同處又足以媚小人比之聖人更覺完全無破綻夫聖人所以為聖精神命脈全體內用不求知於人故常常自見已過不自滿假日進於無疆鄉愿惟以媚世為心全體精神盡從外面照管故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學問邪正路頭分決在此自聖學不明世鮮中行不狂不狷之習淪浹人之心髓吾人學聖人者不從精神命脉尋討根宪只管學取皮毛支節趨避形迹免於非刺以求媚於世方且傲然自以爲是陷於鄉愿之似而不知其亦可哀也已

問集義義襲之辨先生曰心之良知是謂聖同此謂之同德異此謂之異端虛而適變寂而通感千聖之秘藏也後世之學術典要涉思爲終身陷於義襲而不自知語及虛寂反鬨然

指以爲異聖學何由而明乎養氣章[illegible]以仁霸繼之不爲無意以德行仁便是集義假仁便是義襲七篇之中多發此意由仁義行集義也行仁義義襲也哭死而哀者集義也爲生者義襲也狂狷可與進於中行集義也鄉愿之自以爲是義襲也過化存神而皞皞集義也驩虞義襲也自信本心自信而是天下非之而不顧自信而非得天下有所不爲集義也不能自信以外面毀譽爲是非義襲也所爭只在毫釐　問

天根月窟之義先生曰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主動陰主靜坤逢震爲天根所謂復也乾遇巽爲月窟所謂姤也根主發生鼓萬物之出機窟主閉藏鼓萬物之入機陽往陰來之義也古之人仰觀俯察類萬物之情而近取諸身造化非外也一念初萌洪濛始判粹然至善謂之復者陽之動也當念攝持翕聚保合不動於妄謂之垢垢者陰之靜也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也夫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

所謂之復成之者性即謂之姤復與姤人人共具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顏子擇乎中庸有不善未嘗不知未嘗復行無祗於悔所謂復也能擇而守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姤也復者陽乘陰也姤者陰遇陽也知復而不知姤則孤陽易蕩而藏不密知姤而不知復則獨陰易滯而應不神知復知姤乾坤互用動靜不失其時聖學之脉也堯夫所謂丸即師門所謂良知萬有生於無知知爲無知之知歸寂之體即天根也萬

物備於我物爲無物之物應感之用即月窟也意者動靜之端寂感之機致知格物者誠意之功也此孔門家學也　問老佛虛無之旨與吾儒之學同異先生曰先師有言老氏說到虛聖人豈能於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吾人今日未用屑屑在二氏身分上辨別同異先須理會吾儒本宗明白聖人微言見於大易學者多從陰陽造化上抹過未之深究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

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便是吾儒說虛的精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便是吾儒說無的精髓自今言之乾屬心坤屬身心是神身是氣身心兩事即火即藥元神元氣謂之藥物元氣往來謂之火候神專一則自能直遂性宗也氣翕聚則自能發散命宗也真息者動靜之幾性命合一之宗也一切藥物老嫩浮沉火候文武進退皆於真息中求之大生云者神之馭氣也廣

生云者氣之攝神也天地四時日月有所不能違焉不求養生而所養在其中是之謂至德盡萬卷丹經有能出此者乎無思無爲非是不思不爲念慮酬酢變化云爲如鑑之照物我無容心焉是故終日思而未嘗有所思也終日爲而未嘗有所爲也無思無爲故其心常寂常寂故常感無動無靜無前無後而常自然不求脫離而自無生死可出是之謂大易盡三藏釋典有能外此者乎先師提出良知兩字範圍三教之

宗即性即命即寂即感至虛而實至無而有千
聖至此駢不得一些精彩活佛活老子至此弄
不得一些伎倆同此即是同德異此即是異端
如開拳見掌是一是二曠然自無所適也不務
究明本宗而徒泥蹟名象纏繞葛藤祗益紛紛
射覆耳

〔詩〕相看皆白首不學待何時於已苟
無得此生空浪馳百年開道眼千里赴心期人
命在呼吸回頭已較遲

〔登天目〕蚤起登山去
芒鞋結束牢但令雙足健不怕萬峰高

〔贈錢〕

八山閉關四首 魔佛相爭不在多起心作佛即成魔若於見處能忘見三界縱橫柰爾何 設把玄關着意尋五情苦樂古猶今百年一日非延促須信眞金不博金 因成社會結蓮臺不着虛空不惹埃水竹岩花者見在德渠溪上放舟來 此非不足彼非多即水成波佛即魔却笑山僧亦饒舌強從丈室問如何

日龍谿王先生集共二十卷無一卷不是談學之書卷凡數十篇無一篇不是論學之言天[illegible]之

問之道一言可蔽卷若積至二十篇或累至數十能無贅乎然讀之忘倦卷卷若不相襲覽者惟恐易盡何也蓋先生學問融貫溫故知新若滄洲瀛海根於心發於言自時出而不可窮自然不厭而文且理也而其誰能贅之歟故予嘗謂先生此書前無往古今無將來後有學者可以無復著書矣又曰先生聖代儒宗人天法眼自玉無瑕黃金百鍊要以朋來爲樂兮不以不知而慍也眞得乎不遷不貳之宗正欲人知而

信兮不以未信而懈也允符乎不厭不倦之理蓋修身行道將九十歲而隨地雨法者已六十紀矣遂令良知密藏照然揭日月而行中天頓令洙泗淵源沛乎決江河而達四海悠也久也何可當哉所恠學道者病在愛身而不愛道是以不知前人付托之重而徒爲自私自利之計病在尊名而不尊己是以不念兒孫胥溺之苦而務爲遠嫌遠謗之圖嗟夫以此設心是滅道也非傳道也是失己也非成己也先生其恐

乎嗟我先生惟以世人之聾瞶爲念是故苟可以坐進此道不敢解嘲也惟以子孫之陷溺爲憂是故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必相救不自知其喪身而失命也此先生付托之重所不能已也先生以言教天下而學者每呫嗶其語言以爲先生之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糟粕也先生不貴也先生以行示天下而學者每驚疑其所行以爲先生之不妙若斯也而不知其精也是先生之所重也我思古人實未有如先生者也先生

夭壽不二生死若一雖下固存者也其必以我爲知言也夫